



连廊荷影

罗云希 摄

李子坝单轨穿楼

疏 影

一抬头，一列“森林绿”列车迎面飞驰而来，在众人的欢呼惊叹中从容穿楼又呼啸而去，越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越过历史的幕墙，我又看到那个天天放学坐在门口木凳上看书的小小少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知道，那是无解的乡愁……

—

2024年6月20日，人民网重庆频道和重庆广电第1眼微博相继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点赞推介重庆轨道交通2号线李子坝车站，因其“空中列车穿楼而过”成为蜚声中外的“网红车站”，引来无数游客驻足观看，拍照打卡。

“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而提起李子坝，你会想到什么？

网红标签，热搜体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拍摄地，游客如云？其实，永远绕不过的是李子坝单轨穿楼的魔幻胜景。

李子坝背靠浮图关山脉，面临滔滔嘉陵江水。《巴县志》记载：“渝城三面抱江，陆路惟浮图关一线壁立万仞，磴曲千层，两江虹束如带，实为咽喉扼要之区，能守全城可保无恙。”20世纪70年代，浮图关下的李子坝街道人口稠密，街道狭窄，房屋低矮简朴。被大山大江钳制的特殊地势制约了李子坝的版图扩张，除了嘉陵江边父亲所在的那座热气腾腾的工厂之外，整个李子坝集市就只有河边那个窄小又黑暗的米店，那个临街小小的肉铺、菜店和煤店，每至夜晚，街上灯光昏暗，车辆稀少，行人寥寥。

那时候物质文化生活贫瘠，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凭证凭票购买。李子坝的大人们忙于“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小孩子唯一的乐园就是浮图关大山了，春夏秋冬，地上似乎永远铺满了麦苗冬、酸筋草、猪儿草、鱼尾草和苦苣，漫山遍坡的夹竹桃、枸叶树和黄葛树，疯了一般地向着天空生长，知了在树上无休无止地嘶鸣。我和小伙伴们每天就在山上疯跑，攀上崎岖的陡坡采桑叶喂蚕宝宝，脏兮兮的小手抹得满脸跟花猫儿一样，直到太阳落坡了，听到大人们扯着嗓子喊着才回家吃饭。

岁月就在这座大山脚下静静流淌。

“你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站在李子坝单轨穿楼景观台上，闺蜜笑呵呵地问。

闺蜜从上海来。第一句话就是：“走！去李子坝看‘穿楼’……”

李子坝是我家，我家就在李子坝。

—

李子坝“停靠在8楼的2号轨道”凭借其独特的视觉冲击力，吸引了万千游客前来打卡，他们固执地认为，没去李子坝“时光隧道中穿过楼”那便不算真正去过重庆。不管是晨钟暮鼓还是春夏秋冬，车厢内总是人头攒动，观景平台上人山人海，一面又一面红黄蓝绿紫的导游小旗像海洋中的帆，目不暇接。所有人都抢占着最佳位置，端立手机屏气凝神眼巴巴地期待着一趟趟列车到来，争相在这个魔幻的网红景点打卡、拍照，留住美妙的独特记忆。这道赏心悦目的独特城市景观刷爆了微信、抖音、媒体和自媒体等社交网络。

无数次回到李子坝拆迁后的“老屋”，我乘坐轨道2号线，带着温暖的成长记忆，带着亲切和自豪。回来，离去，再回来，流连忘返。

岁月荏苒，旧忆深深。

2004年岁末，第一列“森林绿”单轨列车从我家住了34年的二层马路老屋后窗疾驰而过。我记得那一天，爸爸妈妈和邻居们都惊奇地守在和轻轨咫尺之遥的后窗，兴奋又不安地等候第一列列车驶来。但是大家并不知道那列“森林绿”列车是我国第一条跨座式单轨，也是西部地区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更不知道叶天义和他的设计团队。

李子坝街道狭窄，地处浮图关滑坡地带，很多年来仅仅作为渝中区通往沙坪坝区的陆路通道，也仅有219路等极少数公交车通过。城市建设中规划的轨道2号线李子坝站台和住宅楼的修建正好重合在同一个点上，如何设计、实施、建设？

“那我们要不要尝试让即将修建的民用楼和轨道站台聚集在一栋建筑里？”面对史无前例“穿越”设计的挑战，李子坝轨道穿楼总设计师、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老师叶天义和他的设计团队绞尽脑汁思考所涉及的结构体系、隔噪减震、功能布局的转换、消防疏散、30米高的边坡处理等一道又一道难题。轨道建成后在接受《重庆商报》采访时，叶天义曾说：“这个方案当时没有可借鉴的案例，车站与商住楼以最合理的方式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用，采用‘站桥分离’的结构形式，我们全部自己设计、论证。”

天很蓝，花很香，远处的嘉陵江波光粼粼。轨道2号线李子坝段依山傍水，江岸风光旖旎秀美。作为“最宠游客的城市”的重庆，在李子坝轨道站打造了堡坎崖壁“岩之魂”雕塑文化墙，创建了1367平方米的观景平台，设计呈现了“温馨邻里”和“森林之歌”两个主题模式的景观灯饰，美轮美奂，让千千万万游客恍若掉进宫崎骏动漫的奇幻世界里，“像风走了八千里，不问归期”。从狭窄陈旧单一的街道凤凰涅槃为高屋建瓴的8D魔幻智慧街区，在自豪和骄傲背后，却是一代又一代重庆人不为人知的柔软和坚毅。

神奇的李子坝轨道站。

三

在观景平台，我俏皮地反问闺蜜：“你说，鸡和蛋不可以同时有？”闺蜜狡黠地笑起来：“你忘记我的专业了？”闺蜜是颇有成就的学科带头人，怎么会不知道？

一抬头，一列“森林绿”迎面飞驰而来，在众人的欢呼惊叹声中从容穿楼呼啸而去……

这个由重庆山城独有的复杂地形造就的奇观，创造了重庆独特的建筑气质，蜚声国内外。中国72/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犹如神助攻，City not City, China Travel的话题火爆国内外，外国游客如嘉陵江浪潮一波紧接一波在重庆汹涌澎湃。西方游客称：世界上最疯狂的城市在中国重庆，这座8D魔幻之都是亚洲的“赛博朋克”，别人的轻轨是交通工具，重庆的轻轨却是疯狂过山车，不仅可以开往春天，还可以“上天入地”。赞誉、惊叹、震撼不绝于耳。

熙熙攘攘的人群，人声鼎沸。突然，有外国游客用不太熟练的中文对着手机激动地喊道：“爸爸妈妈，我在重庆李子坝，这里好多我们外国人啊……”看着这位非洲小伙子兴奋到手舞足蹈的样子，所有人都报以善意的微笑，这一幕恰巧被新闻媒体捕捉到了。待我仰头环视前后左右簇拥的外国游客，忽然想问，难道我们才是“外国人”吗？

一列列“森林绿”穿越而过，越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越过历史的幕墙，我似乎又看到那个天天放学坐在门口木凳上看书的小小少年……只有回到李子坝，我才能最真切地看到自己，看到那个小女孩一路走来的深深浅浅的足迹。我知道，那是永远解不开的乡愁。每次回李子坝，我只坐轨道2号线，无论是在车厢还是在路上，我总会热情地为邻座的外地游客，或者问路的外地游客讲述李子坝厚重的抗战历史和周围景点最佳的打卡顺序和特色，最后都会自豪地补上一句：“我家在这里，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工作过。”

在李子坝的怀抱，我在一步一步成长，李子坝也在同步成长，我们都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前行，寻找着最优秀的自己。正如这幢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设计，每一瞬，都是我和故土彼此成长又独一无二的印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相关。

李子坝，你以为穿越的只是一幢楼吗？重庆不只是网红城市，以山为骨以水为魂以桥为脉的重庆，是一座有厚重历史的明星城市，巴渝文化、抗战文化等像璀璨的星光穿越3000年历史的天空，照亮城市前行的方向。

千里为重，广大为庆。余秋雨曾描述：“重庆是一座站着的城市，她的存在是对‘江山’一词最好的注解。”何其形象的比喻——站着的城市，站着的巴山渝水，站着的历史记忆，站着的3000万重庆人！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如是我闻。

作者简介：疏影，本名聂英，重庆市作协会员，渝中区作协会员。

永远的两路口

罗光毅

重庆人心中都有一个两路口情结，以山城宽银幕电影院为中心，然后扩散到文化宫、大田湾体育场、缆车站、图书馆、商场店铺、长街短巷、坡上坎下等，因人因事因物因环境的变迁，感受着不同的两路口，一事一物一景都可以或深或浅地留在记忆的年轮里。两路口在我心里，如同呼吸起伏和脉搏跳动一样，伴随我几十年，任凭星移斗转，四季变换，它都在我心中矗立着，是我心中永远的两路口。

山城宽银幕电影院，位于中山三路和长江一路交会处，是两路口这块风水宝地上的镇山之宝，它却在1996年因旧城改造而拆除，便成为了两路口居民心中抹不去的永远记忆。

建于1960年的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占地7000平方米，高三层，可容纳1514人同时观看电影，是当年我国唯一专为放映宽银幕影片而设计建造的新型影院，整个建筑前面五个拱，后面三个拱，五根高大的花岗石立柱挺拔壮丽，不仅具有民族特色，还极富山城特色，20世纪70年代引进70毫米宽银幕电影，使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成为了我国西部第一家上映70毫米立体声影片的特级电影院。山城宽银幕电影院以其恢宏的建筑气势和建筑艺术，成为重庆当之无愧的建筑地标，上世纪80年代末，山城宽银幕电影院被评为“重庆市十大标志性建筑”之一，在国外被誉为“建筑结构纪念碑”。

这座影院留给我很多念想，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春燕展翅》，留在记忆里的《小铃铛》，最为感动的一部电影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

记忆里的两路口缆车，还是下行一分钱，上行两分钱的年代。看似便宜，但对我这种兜里没有几个钢镚儿蹦跶的小小少年来说，能乘坐一次都是享受，去图书馆看书，我都是从缆车站旁边的建兴坡沿着长长的石阶爬上去的，有时也跑着跟缆车赛跑比速度，可是跑得再快也没跑赢过缆车，只好自我安慰说，虽然没有跑赢，但我却省下了两分钱。哐当哐当上下行驶的缆车，驶过我的青春年华，留在生命记忆里。

1993年2月，皇冠大扶梯在两路口缆车原址建造，两路口缆车退出历史舞台。1996年2月，皇冠大扶梯建成运营，成为连接两路口与菜园坝火车站的重要交通工具。皇冠大扶梯由上、下梯和备用梯共三台扶梯组成，全长112米，全程运行时间为2分30秒，单台载客量为每小时13500人次，为中国第一长、亚洲第二长的一级提升坡地大扶梯。皇冠大扶梯是重庆山地城市交通发展的时代产物，是重庆山地特色的典型代表，是重要的旅游名片，珍藏了几代重庆人的记忆，与长江索道、凯旋路电梯被誉为重庆“魔幻三杰”。成为网红打卡地后，有外地客人观光体验后说，其他城市的电梯能上下楼，重庆的电梯能上下山，魔幻的重庆就是这么“魔性”而“任性”；

这个重庆攀山大扶梯，落差大，坡度陡，视觉远，冲击强，初次乘坐，颇感惊险刺激，好似踏上了“山城心跳加速器”，踏上这个山城心跳加速器，可以挑战胆量，测试勇气。

大田湾体育场，系上世纪50年代，邓小平、贺龙、刘伯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主政西南时修建，1955年动工，1956年2月竣工，占地97500平方米，建筑面积9665平方米，是新中国第一个甲级体育场，与文化宫、大礼堂被列为解放初期三大民心建筑，是上世纪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市体育、文化等大型活动举办的主要阵地。1999年被评为“重庆市十大建筑”之一，后被评为“重庆市近现代优秀建筑”，2009年先后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市级中长期应急避难场所。

坐落在两路口长江一路11号的图书馆，几经变迁，现在的名称是：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和罗斯福图书馆（旧址），它依山而建，灰砖黛瓦，古朴无华，罗斯福图书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外国总统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并被指定为联合国资料寄存馆，是我国保存联合国资料最早的图书馆。

当年我走进这家图书馆的时候，它的名称叫“重庆市图书馆”。

年少时，喜欢读书，那时家住十八梯下面的响水桥，每年的寒暑假，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早上从下半城的解放西路出发，走过南纪门，走过石板坡，走过燕喜洞，走过菜园坝，爬上建兴坡，来到两路口的重庆市图书馆阅览室看书读报，一坐就是一天，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饥似渴地学习。那时候家里不富裕，去图书馆都是走路去，偶尔兜里有了几分钱时，出门就在响水桥街上买一个烧饼带上，它就是我的午餐，兜里没钱时，中午就只能多喝两杯白开水充饥。

后来参加工作了，兜里有了钱，再去图书馆时就风光多了，出门在南纪门坐12路车到菜园坝，然后坐缆车到两路口，中午就到达南区路路口吃一盘水饺，那味道现在都铭刻在我味蕾的记忆里，吃完后再回到图书馆继续学习。

时光似箭，日月如梭，留在我记忆里的两路口，还有修葺一新的文化宫，还有冲天而立的跳伞塔，还有影响深远的宋庆龄旧居……

随着岁月变迁，现在的两路口已发生巨大蝶变，大田湾体育场已被改建为全民健身中心，打球的健步的跳广场舞的，丰富着市民的生活，地标性楼盘“重庆中心”的双子塔巍峨屹立，即将开门迎客，服役70载后按下暂停键的菜园坝火车站的改扩建工程，也将带着浓厚的重庆元素闪亮登场，两路口正以全新的面貌绽放出更加辉煌的光彩和魅力。

作者简介：罗光毅，重庆市作协会员，渝中区作协会员。



扇里荷香

罗云希 摄

半夏雨花

—20250606千山城示弱斋

张刚

一把木椅	纷纷落下
一壶黑茶	纷纷落下
小半天不说一句话	遇热又蒸发
只品呷屋檐	循环往复
半夏雨	或在眼前目下
绵延清亮的花	或在海角天涯
哪一片地表受热蒸发	没有目的地的出发
哪一片遇冷成云滴慢慢长大	没有目的地的抵达
哪一片饱含人间辛酸泪	过程真美妙哦
哪一片绽放天界幸福花	时时处处
相互碰撞	风景如画

作者简介：张刚，中国作协会员。

